



高
、
維
指

銀

卷 12
498
2



明
12
卷

藏書

東京書局
學校圖書

波
47
2

禹貢錐指卷第二

冀州

釋文冀居器反

所
有

德清胡渭學



傳曰堯所都也又曰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又曰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又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

漱六軒

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竝為東偏雍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冀而次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蘇氏曰堯水河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為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次青次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

也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渭按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平陽故城是也李巡注爾雅始解州名孔疏以為所言未必得其本其後晉志通典亦皆有說林少穎云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傳同叔云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爾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此真通人之見今一槩不錄以其言盡屬傳會且非要義所關也

古書言唐堯所居者三一為帝都漢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應劭曰平陽堯都在平水之陽是也二

為始封之國一在太原晉陽縣漢志云故詩唐國
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晉水所出是也一在中山
唐縣漢志云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張晏曰堯
為唐侯國於此是也鄭康成詩譜云唐者帝堯舊
都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
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此皆在冀州之域故曰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也濟陰定陶縣後漢郡國志
亦云古唐堯所居此則在兗州之域水經注永安
本嶽縣汾水自縣西歷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堯所
都東去嶽十里按永安今霍州霍太山在其東揚

雄冀州牧箴雖有岳陽是都語然岳陽所該者廣
平陽亦在太岳之陽恐不止永安瓚說非是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曰蔡傳堯初為唐侯後為
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按堯為天子實先都吾晉陽
後遷於平陽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真屬臆語即書
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確唯漢書臣瓚注堯初居
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說非也許慎說文
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
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
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傳

渭按竹書帝堯九十年游居于
陶一百年帝陟于陶瓚說本此

冀州不言境界傳說為正馬鄭皆云時帝都之使

若廣大然孔疏非之曰夫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晁以道云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說本馬鄭班固所謂非其本義與不得已者

或問冀州欲言其境界當云何曰若從爾雅曰兩河間則漏却南河未善也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戰國魏始有河內河東之別而秦漢因之以置郡周禮所謂河內不止河內郡地也今即兼幽并言之亦無不可必欲書境界曰河內惟冀州

庶幾得之

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內也然經文簡奧可以互見

正不必爾也

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幽州

此馬融說也孔傳同

至夏而復合於冀與堯時同爾雅之九州

有冀幽而無并郭璞以為殷制兩河間曰冀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燕曰幽州注云自易水至北狄蓋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為幽而正北并州之地仍屬冀視虞之冀則大矣周禮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與虞制同賈公彥疏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并然不唯小於禹貢亦小於爾雅也

冀州為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

實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晉古實

沈之虛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周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至子燮改名曰晉魏霍冀黎書西伯戡黎即此今為黎城縣

揚郇或作荀賈沈如蓐黃帝封臺駘於汾川沈如蓐黃實守其祀潞赤狄邲鄆衛

始封在朝歌邢共凡原雍邗虞檀温中山鼓肥鮮虞薊北

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

秦衛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為鉅

鹿邯鄆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

郡鴈門雲中三川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

幽州領郡并州領郡後漢魏晉竝因之晉冀州領郡國十三幽州七并

六州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可勝紀唐承隋

制州即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

開元中又析為十五道此為河北道之汲郡衛州鄴郡

相瀛廣平洛邢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鎮博陵定河間

文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順義順歸化分順州置

德燕媯川媯漁陽薊密雲檀北平平柳城營等郡河東

道之河東蒲絳郡絳陝郡陝北平陽晉高平澤上黨潞

樂平儀陽城沁大寧隰文城慈西河汾太原并昌化石

鴈門代定襄忻安邊蔚馬邑朔雲中雲等郡又都畿

之河內郡懷關內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按以上通

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兗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汲

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兗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太

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

懷慶衛輝彰德三府

唯衛輝之昨城縣舊在大河之南當屬充

直隸則順天永

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

境

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水西屬冀水東屬充詳見後

大名府濬縣之西境

以宿胥故瀆為界西屬冀

東屬充

又新置宣化府

舊為萬全都司

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

以大遼水為界西屬冀東屬青

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

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

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

大同府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鹵衛及太原府

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

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滎河臨晉蒲

州是為西河與雍分界

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

平陸垣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温縣武陟

衛輝府之獲嘉新鄉汲縣是為南河與豫分界

冀東亦以河與充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

禹河故道堙廢而冀充之界難分今按漢志魏郡

鄴縣下云故大河在東句北入海故大河者即王

橫所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

自汲縣南東北流至黎陽縣西南出大伾上陽三

山之間

大伾山一名黎陽山今在濬縣東南二里即賈讓所謂東山也枉人山一名善化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名上陽三山即賈

讓所謂西山也

蘇代謂之宿胥之口酈道元謂之宿胥故瀆

李垂謂之西河故瀆濬縣舊志云在縣西十里蓋

禹迹也河徙由縣東故稱此為西河自此而北歷蕩陰安陽鄴縣斥

丘東接內黃魏縣至列人斥章之境左會衡漳經所謂北過

降水也應劭曰斥章縣漳水出治北入河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斥章今曲周縣地肥鄉漢列人縣地蓋漳水由二縣境

注于河也河自此東北入海及定王時南徙則衡漳東出

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王莽時河

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於海故斥章以下水經通

謂之漳水東北歷平恩曲周鉅鹿經縣南宮堂陽

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縣鄆縣下博樂鄉武強武

隧武邑東昌弓高阜城樂成建成平浮陽至章

武平舒入海蓋皆禹河之故道也而說經者皆以

王莽河為禹河謬矣大河故瀆一名北瀆王莽時空俗遂稱王莽河以今輿地言之

濬縣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成安肥鄉曲周

並屬直隸廣平府平鄉廣宗鉅鹿並屬順德府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真定府

東鹿屬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真定府阜城獻縣交

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皆禹時冀東瀕河之

地中流與充分界王制謂之東河北播為九河其

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為逆河東至碣石入海

後世謂之勃海者也詳見導河

唐冀州治信都縣貝州治清河縣通典以冀入古

冀域貝入古兗域而又據泲水以畫界縣在水西

者為冀域縣在水東者為兗域今按漢志故漳河

在信都縣北東入海禹貢泲水亦入海此水自南

宮入經縣折而東北逕信都城東注于廣川之張
甲故瀆其後水復行北道絳瀆遂空因謂之枯澤
蓋漳水一時之徙流也詳見導河杜意謂禹河在此間
故以枯澤為降水以深州之陸澤當大陸是為北
過降水至于大陸云爾然枯澤實非禹迹而冀充
之分界以徒駭不以枯澤也杜承前謬抑又甚焉
漳水故徒駭也唐冀貝所領諸縣皆在漳東安
有古冀地乎

冀東北與青分界處於古傳記無可考今按碣石
以西之渤海即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
充分界又北歷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

樂亭盧龍昌黎縣南昌黎漢系縣碣石在其地渤
海之北岸皆冀域也自此以東則為大海東歷撫

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遼東寧遠廣
寧等衛南是為漢遼西郡地又折而南歷海州衛

西南衛在故遼東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曰梁房口關大遼水於此入海

關在蓋州衛西北九十里海運舟由此入遼河水經注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
山亦言出磁石山東南入塞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

流逕襄平縣故城西襄平漢遼東郡治明為遼東都司郭下定遼中衛地又南逕遼
隧縣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水出玄菟高句麗縣之遼山又東南

逕房縣西左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又東逕安市縣西

南入于海漢志望平縣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明一統志遼河自三萬衛西北入塞南流經鐵嶺瀋陽都

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望平襄平遼隊房縣安市皆漢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

遼東郡之屬縣而遼水逕其西是知遼西為冀域遼東為青城而碣石以東梁房以西之海則二州共之矣

冀之北界亦無可考約略言之當得陰山侯應曰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昔戰

國時趙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

高闕為塞師古曰高闕山名在朔方之北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置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燕趙所築長城自雲中以

迄遼西延袤可三千里疑即堯時冀州之北界但

今之長城未必皆古跡其詳不可得聞耳北之西

頭當起東受降城唐景龍二年張仁愿築置振武軍元和志云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

武德四年於此置雲州麟德三年置單于大都護府即舜所分并州之西界東頭當

抵醫巫閭山即舜所分幽州之東界山在故遼東

都司廣寧衛西五里衛東去都司城四百二十里職方氏幽州山鎮

曰醫巫閭是也明一統志云舜分冀州東北為幽

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

寧以東之地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

蓋仍燕之舊以大遼水為限也

柳城縣漢屬遼西郡隋置營州治焉唐因之地理

志營州柳城縣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云東至

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其地遠在今之塞外永平府舊志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此蓋唐永泰元年所置柳城軍非古之柳城昌黎本金廣寧縣大定末更名亦非古之昌黎也水經注曰魏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見濡水又曰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見大遼水此真古之柳城禹貢冀州東頭之北界當訖於此今乃謂在昌黎縣西南則冀之東北隅蹙地七八百里矣豈不謬哉

顧氏日知錄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渭按九歌云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淮南子云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正中冀州曰中土則號中國為冀州范甯注穀梁云鄭姬姓之國冀州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楊士勛釋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則號王畿為冀州義亦微別

冀兗共此徒駭八支皆在兗域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常深以為疑及讀河渠書禹道河至于大伾以河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忽憬然如夢初覺知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堯時尚未為河所經也孔義精絕蘇說更暢於孔或謂堯時青徐無河患青所治者濰淄及汶徐所治者淮沂及泗耳於河無涉余按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是患及徐也成帝時河決東郡平原泛濫入濟南千乘是患又及青也當二渠未廝之日河自大伾以下行平地數為敗安知青徐之境不若後世之橫被其害乎執經文州界之所無以譏子瞻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

鄭樵六經奧論曰洪範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為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兗青徐之水既治水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荆揚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渭按禹治水之序不過先下而後高更無他義夾漈之說類陰陽五行家言以此說經將流為緯書之祇妄然其言

近理足以惑人故洪景盧亦載之隨筆予不可以
不辨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釋文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正義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
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
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
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曾氏
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
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
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

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
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
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
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
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
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
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葉氏
曰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為多而岐
則因梁以及之者也薛氏季宣曰傳稱禹鑿孟門儒
者多未之信夏書既載壺口不可誣也呂氏祖謙曰
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為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

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渭按既者已事之辭載事也鄭康成云載之言事韋昭同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梁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吉州漢北屈韓城則夏陽岐山則美陽也水患莫大於河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東流水泄不利故首闢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

先儒以既載連上冀州讀謂賦功屬役載於書籍

經實無此意且以既載連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辭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為句載本訓事林少穎引詩俶載南畝為例謂始有事於壺口愚按詩傳俶始載事以為始有事宜也此但言載無始義爾雅哉始也哉與載異顏師古以載為始非是當從鄭韋之訓事如請事斯語之事也

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底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之治碣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

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禹所治者水也而或舉山以表水唯壺口梁山志西河雍之三危志黑水為決川距海之事岐岳及徐之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荆岐終南博物鳥鼠則皆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在今平陽府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

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濬波頽壘迄於下口元和

郡縣志云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西南三十六里

今吉州西北六十
五里有文城廢縣

俗名石槽今河中有山鑿中如槽東流

懸注七十餘尺渭按龍門之上口為孟門在今吉州西直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今河津縣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之龍門者也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門之上者是也一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

戰國策作
右漳滏

呂氏春秋曰通

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劉孝標廣絕交
論曰太行孟門豈云蘄絕凡與太行連舉者皆非
吉州之孟門也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
所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
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
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
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
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
白陘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相州安陽縣有鯀隄
禹之父所築以捍孟門今謂三仞城淮南子曰夏鯀作
三仞之城諸侯背
之蓋亦指朝歌西之孟門但不知從孟門來者為

何水須築隄以捍之若謂此孟門即龍門之上曰
則築隄當在太原府瀕河之地安陽距西河千里
山脊隔斷何用為孟門築隄竊疑此隄為清淇蕩
洹諸水而設後人誤認兩孟門為一山遂附會其
說以為鯀所築以捍孟門耳

漢賈讓奏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
龍門辟伊闕析砥柱破碣石火規斷天地之性林
少穎曰鑿者宜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
謂墮斷天地之性渭按性猶生也謂非人功所造
對上文城郭田廬冢墓而言山陵當水路則隨之
亦非謂本不通水者也生而狹者人功鑿之使廣

即是墮斷天地之性讓言未為過也

三子所稱呂梁山即禹貢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則俯瞰河流可知信為禹鑿之餘三子所稱呂梁即此山之別名矣酈道元以為在離石縣界其言曰善無水西流歷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巨

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竝無遏咀至是乃為巨嶮即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

二百餘里

按元和志唐初分離石縣地置孟門縣尋廢後復置定胡縣東至石州九十五里黃河去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蓋誤據司馬彪以此地為孟門遂置縣及關道元本言離石東北有呂梁未嘗謂離石之西有孟門也

閻百詩為

之辯曰道元言呂梁之水勢與龍門無異而以為在離石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

陰雨激浪如雷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餘里皆與酈注不合當闕疑百詩言甚覈今大同府平鹵衛西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酈氏所言者當之則更在河曲之北去離石愈遠矣總由不知呂梁即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於它處耳且使呂梁果在離石縣北則西南距孟門六七百里未鑿不足為其害三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為夏陽之梁山無疑也列子又有呂梁為孔子所觀者酈道元謂在呂縣泗水之上今徐州東南五十里呂梁山是也其下即古泗水金元以後為黃河所奪而泗殫為河禹河未嘗經此傳同叔

以此為禹鑿之呂梁謬極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說宗晁氏其言曰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渭按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寧州東北本名骨脊山

一作穀積山在州東北百里與太原府交城縣接界俗稱為呂梁山去

河一百五十餘里狐岐在今孝義縣西一名薛頡
山與介休縣接界去河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
治之以開河道乎且使二山果為此經之梁岐則
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矣晁說大謬爾
雅曰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夏陽故少梁秦
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
晉成五年梁山崩晉侯所以問伯宗而行降服徹
樂之禮下逮戰國少梁猶屬魏故梁山餘在雍域
而實為晉望蔡氏以為在冀州即離石之呂梁何
其考之不詳邪
或問尸子之言可信乎曰可信漢藝文志尸子二

十篇名佼晉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春
秋穀梁傳兩引尸子語後漢書宦者傳注曰尸子
晉人作書二十篇其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
蓋即龍門呂梁之說所自出也尸子晉人必親見
禹鑿之迹故以為言呂不韋相秦採入其書淮南
子亦載之此或古書成語非佼所造也朱子語錄
云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
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
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為患最甚此言深得尸子
之意蔡氏親承師說宜尊所聞而集傳既從曾氏
引呂不韋語又從晁氏謂呂梁在離石自相矛盾

明洪武中劉三吾等奉敕撰書傳會通亦仍謬而莫之正何其惜與

朱子語錄云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就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只是先從低處下手故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此必朱子未定之論而傳同叔宗之又據孟子禹疏九河濬濟漯二語以為禹之治水實自兗始但就冀一州而言則龍門為咽吭之害故首及之凡為此論者總由不察洪水之狀如何而壺口梁

山所以必當先治之故耳堯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

此亦是堯語古文大禹謨作舜語

洚水者洪水

也此水迫近都邑堯親見其狀故口能言之而心實懼之正尸子所謂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朱子所謂一派滾入關陝一派滾往河東者非泛言九州之水災也蓋凡水逆流皆謂之洪水而龍門呂梁之河為害尤甚禹受命治水無急於此者此而能治則無水之不可治此而不能治則帝都將有其魚之患而又何暇救天下之昏墊哉無論冀

為帝都在所當先即非帝都而滔天之勢若此亦安得舍冀而事充也明嘉靖中馬明衡撰尚書疑義其論禹貢一條云朱子謂禹貢記治水始於壺口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自下流始自下流則當自碣石九河始此意固是余竊以為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况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安得不先治之凡後世觀古人之事只當見其大綱至於因時從宜則去古益遠不可執一論也斯言深得經意故備錄於此

宋儒以雍山不當入冀故梁岐有異論曾彥和云

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疑者可渙然釋矣愚嘗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非故為變也事有所不同則例因之以變耳於冀得五焉凡山皆繫本州而雍之梁岐獨書於冀一也凡治水皆繫土田之上而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獨書於田賦之下二也其三則孔傳所云不說境界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殊於餘州者是已學者不知變例則膠柱而鼓瑟鑿舟以求劔烏可與言禹貢哉

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為汾陰縣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

名姑射山酈道元謬以為尚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東南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即今潞城縣關以山為名此二山皆非禹貢之壺口也

近志洪洞縣西南亦有壺口山一名蜀山而傳記無之此土俗所稱

故不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云奕奕

梁山者禹貢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

山縣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居邠踰梁山者非禹貢

之梁山也

元和志誤以此山為治梁之梁

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東南括地志云在吉昌縣

西南五十里吉昌今吉州也後魏延興四年於此

置定陽郡及縣元和志云北屈故縣在定陽郡北

二十里正今州直北之地山當在其西南漢志云

東南誤也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而諸志所言

皆不同蓋是山綿亘百里自今郃陽縣西北抵韓

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然向南則益西而

去河愈遠唯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

當以是為禹鑿之跡耳

治梁所以終壺口之事除河患也其遂及岐者何

蓋呂梁既鑿則河由地中行而西河左右無洪水

之患矣然地上之積潦未經疏洩不可以耕作故

并治之禹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梁岐

之間其第一功也然太原岳陽密邇帝都禹不急

治而顧先此者何蓋治梁已畢若身遽渡河而東則東方之事正多不能速還治雍當在數年之後而梁岐之間其於帝都事勢當日必有甚切而不容緩者故治梁之餘乘便施功及岐而止數千載以下神禹之經營猶髣髴見之也

詩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曰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箋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渭按此言正可以發明治梁及岐之故蓋洪水方割自孟門大溢而西入鄜延之境朱子語錄云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則梁岐之間

卑於鄜延可知水入鄜延必由此汜濫而南注于渭勢若建瓴平田皆為巨浸及洪水既除之後梁山之野始可以甸治故禹先決渭之下流以入河而尋濬畎澮之水以入渭使嚮之巨浸復為平田則耕作興而貢賦之法有所施矣禹所以獨致力於此者蓋渭南迫近南山岐西漸偃汧隴地皆高仰洪水所不及其受患者唯是鄜延之南渭水之北梁西岐東數百里之地朱子所云一派西滾入關陝者耳呂梁既鑿舍此其曷先邪

洪水初平艱食未奏冀田僅第五等而梁岐之間去帝都最近田既膏腴轉輸又便故禹汲汲於此

地昔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蓋由渭沂河由河入汾絳與平陽均此一路禹甸梁山之野通渭水之漕其為帝都艱食計也切矣及岐而止者蓋岐西地高印洪水不為災而東方事急亦無暇西略故也

或問治梁及岐果為岐東渭北之地則涇屬渭汭漆沮既從荆岐既旅雍州又歷歷言之不亦贅乎曰梁岐之間略為疏濬其功未畢故必待涇漆沮皆治而後旅荆岐以告平此最後治雍之事非冀州經始之事又何贅焉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釋文岳又作嶺

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葉氏曰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道壺口以及梁岐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之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朱

氏鶴齡曰今河北多有鯀隄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必極意崇防禹因其舊而修之成先績也然不以此為始事者蓋必河道通而汾水之來始有可受禹急於河之大鯀急於汾之小此成功所以殊耳渭按晉陽今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嵐縣今霍州屬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詳見導山岳陽凡太岳山南皆是其地當直抵南河賈讓言禹析底柱則南河亦施功之處知必在治岳陽時矣曰至于者所以聯絡其兩頭見中間相去之遠也

高平曰原廣平曰陸釋地正相反傳改言高平為是然不當連太字疏云太原原之大者則太字別是一義斯為無病矣鯀徒事太原而不知鑿龍門所以無功然壺口梁山之役非神禹何從措手鯀即欲為禹所為亦終不能耳

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

西流注于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按今靜樂縣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二十里本漢汾陽縣地理志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管涔山一名燕京山淮南子汾出燕京是也隋志靜樂縣有管涔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南流與東西温谿合水出右近谿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

漢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按汾陽故城在今陽曲縣西北元和志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南五里又南與酸水合水西出少陽之又南出山東南流洛

陰水注之水出新興郡西南流逕陽曲城北又西注于汾又南逕陽曲城西元和志陽曲故

城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又東南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

注之

太原郡治晉陽城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

晉水出晉陽縣西甕山山海經曰縣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

南昔智伯過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蹟蓄以為沼洛西有

唐叔虞祠晉水又東過其縣南分為二派北瀆即智氏故渠乘高東北注

入晉陽城以周園既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也其南瀆於石塘之下伏流逕

舊谿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又東南入于汾漢志龍山在晉陽縣西北晉水

所出東入汾元和志懸甕山一名龍山在晉陽縣西南十二里晉水初泉

出處砌石為塘自塘東分為三派其北一派名智伯渠東北流入州城中

出城入汾水其次派東流逕晉澤南又東入汾此即酈元所言分為二派

者也其南派隋開皇四年開東南流入汾水汾水北自陽曲縣界流入經

縣東 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 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

二里 又南洞渦水從東來注之 洞渦水出注縣北山西流過榆

步 又南洞渦水從東來注之 汾水於縣左迤為鄆澤廣雅曰

于汾出晉水 又南逕大陵縣東 水自汾出為汾波波南接鄆地

下口者也 又南逕平陶縣東文水從西 汾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于

來注之 志云在介休縣東北二十六里 又南逕平陶縣東文水從西

大陵故城在文水縣北十三里 又南逕平陶縣東文水從西

縣西漢平陶縣城在縣西南 又南與石桐水合 即縣水也出介

二十五里後魏改為平遙 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 又南逕冠雀津 在介休縣

之雀鼠谷元和志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十二里汾水在縣北 又南入河

十二里靈石縣本介休地汾河在縣北十步深一丈闊三丈 又東與羸水

東界逕永安縣西 故羸縣也周厲王流于羸 又南霍水入焉 水出霍太

合 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 又南霍水入焉 水出霍太

縣今為霍州元和志霍山在霍邑縣東 又南霍水入焉 水出霍太

東天井水出東陘山西逕堯城南又西南入汾又屈從縣南西流逕絳縣故城

北晉新田漢置絳縣其故城在今曲沃縣南又西逕虎祁宮北官地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今絳州南

有虎祁宮又西逕魏正平郡南今絳州本漢臨汾縣後魏改曰正平并置郡又西逕王

橋澮水入焉水出絳縣東澮山西過其縣南又西南過虎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又西與古

水合水出臨汾縣故城西西南入汾又西南逕長修縣故城南有修水出縣南西南

流入又西逕清原城北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又逕冀亭南昔曰季野見卻缺樞即此處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蒲坂北亭也其水西南注于汾又

逕稷山北山下有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也又

西逕鄧丘北故漢氏之方澤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毀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又西逕皮氏縣南漢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按今河津縣西二里有皮氏故城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長四五里廣

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雅應劭曰臚丘類也按漢書武帝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臚上臚音誰今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唐改汾陰曰寶鼎元和志汾水在寶鼎縣北二十五里舊經后土祠下西注于河明隆慶四年東徙由河津縣葫蘆灘南入河

輿地言之靜樂陽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並屬

山西太原原府平遙汾陽介休孝義並屬汾州府靈石汾西霍州趙

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曲沃稷山河津滎河

並屬平陽府諸州縣界中皆汾水之所經也

周禮冀州浸曰汾詩魏風曰彼汾沮洳宰孔言晉

有汾河涑澮以為淵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

其惡此四水者晉之望也涑水合洮水互受通稱

故亦名洮水經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東出清野山西流合涑水又西逕董澤陂又西逕桐鄉城北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又西逕王官城北又西南逕安邑縣西禹都也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瑕氏之墟也又

高晉准自卷第二

三六

漱六軒

西南逕解縣故城南又西南逕瑕城又西南逕張陽城東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為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

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然則汾洮之待治自古有然朱長孺云智伯謂汾水可浸平陽宋取北漢亦壅汾水灌太原是汾水為河東害甚大禹治之自不容緩豈獨以帝都所在哉渭按川宜宣澤宜障此一定之理鯀欲繼臺駘之業而以治澤者治川以害人者救人能無敗乎

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即經所謂太原矣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
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蓋皆太原之異名周時迫近戎狄故祝佗言成王封唐叔于夏虛疆以戎索籍談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虛匡有戎狄杜預曰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其地蓋華戎錯居故穀梁有夷狄曰大鹵之說

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周語宣王既喪南國
之師乃料民于太原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
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
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又云宣王
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本竹書紀年諸所稱太原
或以為即禹貢之太原日知錄曰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
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
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
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并頭山
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

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
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
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
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
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
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
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若書禹
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
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
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為周之太原乎

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渭按漢安定

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為原州治

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

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

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元開城縣今固原州也廢縣在州

西南四十里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

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獫狁侵及涇

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

固原而止不窮追也

岳陽就附近山南者言之則為今岳陽趙城二縣

岳陽漢隋氏縣趙城漢城縣地並屬河東郡霍山在岳陽縣西北趙城縣東北蔡氏主岳陽一縣固

非然經之所指亦不止此二縣揚雄冀州牧箴曰

岳陽是都則堯都平陽亦岳陽也且如華山之陽

附近者為商州而山南之地非商州所可盡衡山

之陽附近者為衡陽縣而荆之南界非此縣所可

盡至若岷山之陽更不知其所屆安得專指灌縣

為岷陽哉夫岳陽亦猶是也直抵南河又何疑焉

閻百詩曰後至于太岳專指山言此至于岳陽陽字所包者廣蓋既修太原二句直舉一千餘里用功而言也

或問下文云至于衡漳衡漳者水也岳陽果包有

南河曷不云至于南河乎曰自華陰而底柱而孟

津而洛汭而大伾皆南河也言南河則混而無別

侵及覃懷矣然則書至于底柱不亦可乎曰底柱

者河中之山也言岳陽則底柱之功見言底柱則太岳之功不見故不言底柱而言岳陽也復齋集義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邵氏簡端錄曰載治及修至于皆言施功也諸州言施功例諸此底績至于皆言成功也諸州言成功例諸此渭按篇末云告厥成功則九州所敘似皆以成功言之諸水土之功率繫山川地名之下而此載治修獨繫其上故以為施功之辭然皆冠之以既則亦是成功矣惟豫州導荷澤被孟豬實施功之辭立文偶爾異同不可強生義

例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釋文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渭按漢書作章

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夏氏撰曰冀州三面距

河河為大患故禹所治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別流之入於河也金氏履祥曰大行為河北脊脊上諸州並山險唯太行之南懷州潞河之地平夷廣衍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即古覃懷也渭按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衡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經所謂北過降水者也詳見導河覃懷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至于衡漳則自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與降水會衡漳治而中間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矣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則壤而成賦矣

河內西阻王屋諸山其北又有太行蔽之與河東隔絕孟門之洪水及太原岳陽而止不能東溢為災故其役可以差緩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漢志云出鹿谷山淮南子

云出發苞山後魏志云出廉山蓋皆發鳩之異名也東過其縣南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有長子故城又東

逕屯留縣南屈逕其城東絳水注之屯留本春秋晉純留邑漢置屯留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南十三里屯讀曰純又東北

逕潞縣北關駟曰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故世人亦謂濁漳為潞水今潞城縣西有潞縣故城又東逕武

安縣南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有武安故城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

謂之交漳口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龜谷今涉縣西北有涉縣故城又東出山逕

鄴縣西又東逕三戶津孟康曰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今臨漳縣西有鄴縣故城又東逕

武城南司馬彪曰鄴縣有武城又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

又東逕平陽城北司馬彪曰鄴有平陽城又東逕斥丘縣北即

裴縣南今成安縣西有斥丘故城春秋晉乾侯邑裴音非應劭曰列人縣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故縣也又東北

逕列人縣故城南城在今肥鄉縣北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

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又東北逕斥漳縣南今曲周縣東有斥漳故城尚書所謂覃

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渭按漢志鄴縣東有故大

河北入海又廣平斥漳縣注應劭曰漳水出治北

入河通典云衡漳入河在肥鄉縣界蓋河由鄴東

而北漳從鄴北橫流至肥鄉斥漳二縣界入河故

酈氏以為禹貢之衡漳也以今輿地言之濁漳水

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縣在潞安府西少南五十里東流經長治縣

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

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水注之清漳出山西樂

平縣沾嶺縣在太原府平定州東南五十里縣西南有沾縣故城南流經和順遼州

黎城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與濁漳合流東經

安陽彰德府治臨漳在府東北八十里又東北經直隸成安縣在廣平府西南

六十里入肥鄉曲周二縣界肥鄉在府東南四十里曲周在府東北四十里禹貢之漳

降盡於此矣水經注所敘自平恩以下曰漳曰絳

皆後起之名非禹貢之漳降也

蔡傳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

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

河者蓋禹導河自降水大陸至碣石東北入海周

定王五年河徙矜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
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
以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
者如此說本夏氏渭按水經或以為漢桑欽作欽成帝時
人河自大伾以下非故道即自周定王五年始豈
待漢成帝時哉且阜城以下之漳水欽時猶為大
河之經流漳未嘗自入海也河徙矜礫乃無稽之
妄談辨見導河歷代徒流下

衡漳者河北之利害也昔戰國時魏西門豹史起
先後為鄴令皆引漳水溉田以富河內烏鹵化為
稻梁後漢元初二年復修故渠以溉田建安中曹

公平鄴又竭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
二澄澄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
流皆懸水門水所溉之處名曰晏澤陂故左思魏
都賦云澄流十二同源異口也東魏天平中決漳
水為萬金渠亦曰天平渠在安陽之西北臨漳之西南唐咸亨三年
又引為金鳳菊花諸渠以溉鄴南至德後遂廢宋
天聖四年王公上言今相魏磁洺之田並傷去聲漳水
者斥鹵不可耕請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無
奔決之患可以富數郡之民詔河北漕司規度而
議者謂漳水岸高難開導渾濁不可溉田公又奏
渠田起於戰國前載但言灌溉之饒不言疏導之

法唯相州圖經載天井堰魏武所作分十二墩相距三百步互相灌注可見疏導之法必就高阜鑿岸為渠截流為堰然後行水數里方至平田凡渠開二十四丈則作堰之功可損其半日役萬人五十日而罷若采岷山之石岷山即大取礪陽之木礪陽在利相州有利用鄭白渠之法扼中流以成鐵冶作堰下流大渠分置斗門餘水東入於御河或水盛溢則下流閉渠以防奔注復三百年之廢迹溉數萬頃之良田雖勞不可已也議卒不行後公為河北轉運使導相衛邢趙天平晏陂諸渠溉田至數萬頃由是觀之漳水之為利也大矣然冬官不

修溝逆地防水屬

注音不理孫

遜音

則亦有害曹操慕

容垂郭子儀之攻鄴皆引漳水以灌其城此雖出於人為亦以水勢乘高而下能沈平地故也明正德十五年漳自安陽決而南又東入衛袤百餘里廣四十里土田悉成汙萊其為害不亦大乎禹治河之餘汜濫雖除而田間積潦不可不疏洩况漳南河北五百里間有沈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流至河內温縣入河沁水出黨渥縣謁戾山南流至河內武德縣入河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黑山東流合清水至魏郡內黃蕩水出河內蕩陰洹水出上黨長子縣洹山縣西蕩音湯淇水出河內隆慮縣沮如山東諸川左右翼帶禹時並注于河亦猶河汾之間包有涑澮等水無論大小皆當盡力此濬

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朱子言禹治水從低處下手使先鑿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故以為自九河碣石始愚謂懷襄之世河從大伾以東早已潰決四出太史公云行平地數為敗是也不待鑿龍門而始然且龍門未鑿水由地上汜濫而南亦終入於河河中之水不加少龍門既鑿水由地中行復其故道亦只是此水河中之水不加多鑿與不鑿其利害皆在冀於充青徐無損益也唯是覃懷底績之後引河北載之高地河東河內大小諸水悉歸於東河崩騰北注向之青徐分受其患者至此充獨當

之勢甚危急

此時充受患獨深故賦法與他州異至十有三載而後同

而恒衛大陸亦瀰

漫難治非先疏九河不可故經書二役於田賦之下以見其從其作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此化工之筆非史臣所能與也

厥土惟白壤

釋文壤若文反

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正義曰此土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

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
辨土之宜有二白黑之類辨其色也壤墳之類辨其
性也蓋草人糞種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
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知其所當用禹
之辨土所以必致意於此也東陽陳氏大猷曰白言
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
定賦法也渭按夏氏引渴澤用鹿不如引埴壚用豕
於經為切

疏云鄭注周禮十有二壤曰壤亦土也變文耳以
萬物自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
壤和緩之貌按此經上文言十有二土即分野十

二邦上繫十二次保章氏所謂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者故云壤亦土也變文耳然則九州之土皆可
謂之壤與冀豫雍之壤對墳埴塗泥壚黎而言者
有別唯咸則三壤乃通九州言之壤亦土也與十
有二壤正同也

說文壤軟土也釋文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劉熙
釋名壤瀼也肥濡意也顏師古注漢志曰柔土曰
壤皆與傳意合若鄭所云和緩則由人功所致凡
土皆然非州別之質性疏不當取以為義

周禮草人職曰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
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豕呼九反勃壤用狐埴壚用

再貢金抄卷第二
豕彊藥用蕒

彊其兩反
藥乎覽反

輕學用犬

學呼照反
又婦堯反

注云凡所

以糞種者謂煮取汁也赤緹繅色也渴澤故水處

也渴鹵也豶豕也勃壤粉解也

解胡買反
下同

埴壚黏疏者

彊藥彊堅者輕學輕脆者鄭司農云埴壤多蚤鼠

也玄謂埴壤潤解疏云禹貢白壤之屬九等與此

駢剛之屬九等不同者以禹貢是九州大判各為

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並有其類故不同也渭按

草人所言色質略具張華博物志云五土所宜黃

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黍蒼赤宜菽芋則但言其色

而質不詳職方氏云揚荆宜稻豫并宜五種

黍稷菽
麥稻

青宜稻麥兗宜四種

黍稷
稻麥

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

黍稷

則但言九州之所宜而色質皆不著總不如

草人之備而草人又不如禹貢之精詳也

厥賦惟上上錯

釋文錯
倉各反

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

第二之賦又曰此州先賦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

亦差於餘州正義曰往者洪水為災民皆墊溺九州

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

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也因九州差為九等

上上是第一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

賦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貊小貊重

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

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此州以上
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
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
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
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
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中下下上本
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
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
上有下上下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
下上下下可知也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
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

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
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
恒也林氏曰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
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為上上充最少故為下下餘
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輕重也又曰冀
州之賦獨先於田者蓋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
并與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
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
賦也故先田後賦所以異於畿內也

龍子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
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為不善也愚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為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為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下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為言之也夏元肅曰戰國諸侯重斂培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

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為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或問禹之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為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稔於西贏於高則誣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

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
之所得於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
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為正
少者為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
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真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
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
成賦而有如是之敝法乎哉

錯等之義二孔闕如林氏主豐凶立說蔡傳以為
豐凶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梁豫揚言之蓋地力
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
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然地力上下年分亦非獨

四州為然也傅氏云錯之為言非雜也差也九州
之賦州內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其不可均
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也若
此則取民之時有輕重而九等非計歲入之總數
矣以理揆之林說近是然其言曰水旱必有所蠲
以利民故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夫謂損由於
蠲可也而增豈加賦所致乎且禹之立法豐凶元
與民共之未嘗有待於蠲也錯等或有或無誠不
可曉竊謂禹貢所言唯據各州定賦之後錫圭告
成之前十餘年間歲入之常數而第為九等又據
四州十餘年間豐凶增損不齊之數而名之曰錯

有則書無則闕非以是為將來之定式而餘州永無雜出之賦也不然天道有盈虧地力有遺盡人功有勤惰語其極致則錯而上下相去有不正於一等者禹安能以目前之所驗而懸定數十百年之升降哉諸家所說皆未允當愚推測及此自謂千慮之一得云

疏云冀出第二時無第一豫出第一時無第二是二州不相易等也或言如此則九等有闕奈何曰就冀豫觀之謂二州互易其等亦可通知不然者以雍揚充驗之也使雍與揚相易則雍當書下錯梁與揚充相易則揚當書三錯充當書上錯矣而

經文無之故知二州不相易等也然二州同年雜出而互易其等亦理之所有孔預知之故曰或容如此事不可恒大抵錯等之賦隨時升降即令餘州備言亦不足以窮其變此四錯者猶之發凡起例倣是以類推則無不可見耳

劉原父說此經云聖人預為推移通變之權而通行於萬世於是舉其輕重之尤者四州而為錯法焉朱子亦云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愚謂錯等之賦不期然而然禹未嘗預立為此法凡言錯法者非是若夫推移通變之權則五畝之稅視豐凶以為多寡歲歲如此不獨在錯

等之年也

禹貢之所謂賦鄭注孔疏皆主穀稅而軍賦不與焉蘇氏始云賦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而蔡傳取之蓋以周時軍旅之征亦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曰賦給軍用者也小司徒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孔安國注云兵賦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鄆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故蔡以蘇說為長而其實不然按周以前無謂兵為賦者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此即司馬法一成

之賦也

詩正義云成方十里容有五百人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

而稱

衆不稱賦則唐虞更可知矣王耕野云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兵車此言得之然蘇說亦非獨創仍出於鄭鄭注詩韓奕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與禹貢注所言治田出穀者合及注信南山則又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夫禹甸之義一也何以梁山為治田而南山為兵賦是鄭自言之而自破之也紛紛諸說又何怪焉觀甸服之賦惟納總銍秭粟米則經文自有明徵不煩後人之聚訟矣鄭以周之丘

乘釋禹甸猶以漢之口錢當九賦並非經旨不可
援以入禹貢也

冀州天子所自治無貢名其土之所生而供於上
者亦謂之賦故賦特繫於土之下田之上林氏况
之以載師園廛漆林之征亦但仿像其事不可一
一求合新安陳氏云場圃等征載師掌之材木蒲
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牝人牧人罟人掌
之他以類推則其法又加密矣堯舜之世恐未必
然孟子言王政之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又
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數罟不入洿池斧
斤以時入山林蓋山澤之利但爲之厲禁使民不

妄取而已未嘗有所征也晏子告景公曰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言齊之徵斂無度也
曾謂洪水初平艱食方奏正孟子所謂王道之始
而取民纖悉不遺有如陳氏之所言邪然則冀之
土賦其謂之何曰準以八州之貢物則冀賦可知
也呂伯恭云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
正之供冀之土賦亦當如是蓋惟吉凶禮樂之事
用之必不可闕者則視其所有而量取之初非藉
以爲富國之資也此不特與叔世無藝之征相去
懸絕即周官九職之地貢亦有不可同年而語者

矣

疏云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也渭按孔說非是欲見人功之修否不在田賦先後之間經殊不為此蓋餘州先田後賦正例也此州兼有土賦故特變例書之以見賦不皆出於田耳林說確不可拔

厥田惟中中

釋文中竹仲反又如字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正義曰鄭玄

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謂定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厥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又曰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林氏曰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畿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夏氏曰田之高下既分九等

則賦亦當稱是今乃有異同者蓋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準之况洪水初平蕩析離居者猶未復業必有偏聚之處故地力有闢不闢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如此遼絕也吳氏澄曰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為上上

劉敞七經小傳曰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田也以田之美惡為等州雖小而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

以賦之多寡為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美惡也渭按冀大賦第一兗小賦第九與劉說合然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雍乃第六梁乃第八青徐小於揚揚賦第七而青乃第四徐乃第五是賦之多寡不盡由於地之大小故必兼人功言之而後其義始備

田賦之等非九州攸同無從相校而第其高下然亦唯據告成時言之其告成以後豈竟無遷改孔疏於雍州說九等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斯言實獲我心正者猶難永定則雜出之等愈可知矣

周王畿千里之內亦有貢一是九職所稅太府謂之萬民之貢其目則具於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是也一是采地所入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注云謂天子畿內供職貢者蓋畿內有三等采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以其所食之餘輸之於王名曰貢此周制也禹貢則不然采地在侯服而甸服無之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民以其土之所生上供天子亦謂之賦而九職所稅以人不以土堯時未有故冀無貢也疏云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

國必有貢篚此言良是然禹治冀州之水及太原恒山而止太原恒山以北未暇施功冀之北土尚無定賦安得有貢篚惟是衡漳恒衛大陸之區當為侯服時已就疆理不知何以無貢豈以帝都距西河裁三百餘里而絕長補短以充千里之數故東方此等肥饒之地皆入甸服雖有所供于上而不名為貢與義實難曉姑識此以待來哲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釋文從才容反

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

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廣河澤也廣平曰陸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曾氏曰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林氏曰恒衛大陸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故不與覃懷漳文勢相屬黃氏度曰河未入海則恒衛合而為瀾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壅恒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東陽陳氏曰謂大陸為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陸為澤者蓋大陸之旁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其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孔說為當渭按上曲陽今為曲陽縣屬直隸真定府之定州其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真定府其故城在縣西北恒即滹水衛即滹沱也古今異名耳據黃氏說此二役當在充九河既道之後故不與覃懷衛漳文勢相屬也

或問恒衛滹沱漢志明列為四水子謂恒即滹衛即滹沱亦有所據乎曰有之水經注云滹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此非恒即滹之明證邪水經無滹沱之目見濁漳易滹巨馬諸篇中僅一二語故衛水無考然酈注凡二水合流言自下互受通稱者不可枚舉則滹沱受衛之

後亦得通稱衛水可知也

薛士龍云恒水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東北合滹

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則宋人已知恒滹衛滹沱為一水矣惜蔡傳述其言而不察耳易水源短滹沱源長當從小水會大水之例謂滹沱入也易非不然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滹衛水

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其所歷不過數

十里之地

曲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東西相距四十里

曾謂是尋常之谿澗而

勤禹功之荒度乎哉雖至愚者亦知其無是理矣

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虜池嘔夷

釋文

虜喚胡反池徒多反嘔馬侯反一音驅

嘔夷即後世所謂滹水也

應劭曰滹音驅顏師

古曰滹音寇又音苦侯反

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滹水出焉東流注于

河漢志代郡靈丘縣下云滹河東至文安入大河

文安屬勃海郡寰宇記云文安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

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

川

周禮注云嘔夷即祁夷出平舒按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即濕水亦名桑乾河漢桑乾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蔚州

西北平舒則州屬廣靈縣也縣南有壺流河即古祁夷水源出縣西東北流至蔚州入桑乾河不經曲陽縣界鄭說非是

禮記晉人

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為虜字

誤也山海經曰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戰國策

蘇秦說燕曰南有滹沱易水漢志代郡鹵城縣下

云虜池河東至參合入滹沱別并州川從河東至

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

參合當作參戶蓋傳寫者因郡有參

合而誤參合在漢鴈門郡平城縣東今大同府陽和衛北鹵城與參合大山隔絕虜沱不得至其地今河間府青縣南有參戶故城應劭云平舒縣

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水經注漳水自成平縣南又東北左會虜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合清河又東北逕章武故城西枝瀆出為濊水又東北逕參戶亭分為二瀆一水逕參戶亭北又東北逕平舒縣注虜

沱蓋即漢志所謂東至參戶入虜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也此即

禹貢之恒衛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陽以下之滹本

名恒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其出高是泰戲者則恒衛之別源也自周以虜池嘔夷為并州之川其名著而恒衛之名遂隱於是冀州二大川以恒陽溪雷溝河數十里之原委當之蔡氏因目恒衛為小水而經義幾不可通矣

水經注滹水出代郡靈丘縣西北高氏山即漚夷

之水也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徑也元和志蔚州靈丘縣漚夷水一名滹水出縣西北高是山今按渾源州在山西大同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縣時呼二縣屬鴈門郡州志云州南七里有翠屏山高千餘丈周十里滹水出其東蓋即高是之別名東南接靈丘界

東南流合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溫熱若湯能愈百疾又東逕靈丘縣

故城南入峽謂之隘門高峰隱天深溪埒谷其故城在今渾源州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北去大同府二

又東逕廣昌縣南縣今屬大同府之蔚州飛狐口在縣北二十里紫荆關在縣東北一百里又東

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是為深峭勢均詩人高岡之病故關受其名焉今在廣昌縣南唐縣西北亦名常山關又東

南逕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恒川

又東逕中人亭南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率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亭在今唐縣界又

東逕樂羊城北史記稱魏文侯使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又東逕唐縣

故城南北二城俱在滹水之陽故曰滹水逕其東元和志滹水一名唐河西去唐縣一百五十步又東逕安喜

縣南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西元和志云滹水在安喜縣北八里蓋其城南徙也安喜今定州又東逕安國

縣北漢安國縣隋改曰義豐今為祁州又東北逕解瀆亭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

又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城在今博野縣西南

又東逕博野縣故城南城在今蠡縣界又東北逕侯世縣故

城南城在蠡縣東北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北左會博水水出

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又東南潛入地下又東南於瀆重源湧發東南至陽城縣散為澤者世謂之陽城澱其水又伏流循瀆屈清梁亭西北重源又發東逕廣望縣故城北又東北左則濡水注之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濡上杜預曰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是濡水與虜池澆易互舉通稱矣按漢志中山望都下云博水東至高陽陽入河高陽屬涿郡蓋博既合濡入瀆則東至文安入大河也

又東

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依城即古葛城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今安州

北有依城河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寰宇記阿陵故城在莫州任丘縣東北二十里瀉水

枯瀆在縣又東北至長城注於易水長城在今文安縣界易水有北易中易南易此

中易受北易而合流者易水注云易水於容城縣東南合瀉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瀉自下瀉易互受通稱矣寰宇記南易水自容城縣南流入瀛州高陽縣界

以今輿地言之渾源靈丘廣

昌並屬山西大同府曲陽屬直隸唐縣定州慶都祁州博野蠡

縣高陽安州新安並屬保定府任丘屬河間府文安屬順天府諸州縣

界中皆古瀉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咸平中

何承矩興塘灤以限契丹戎馬之足於是始引水

歸北而文安之瀆遂空其後瀉水仍自蠡縣改流

經肅寧河間雄縣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復北行明

時則又自雄縣改流入霸州保定界為玉帶河不

復入文安矣此恒水下流變徙之大略也晁以道

云今之恒水西南流至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元和

志滋水在行唐縣南二十六里又東南流入于衡水元和志長蘆水即衡漳故瀆在衡水縣南然則

恒水之源所謂恒陽溪者亦改流南向合於漳水

而曲陽以下瀆同而源則非矣

滹沱大川也水經當自為一篇頃閱寰宇記鎮州

真定縣蒲澤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東逕常山

城北又東南為蒲澤濟水有梁焉俗謂之蒲澤口
 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
 河又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引水經云滹沱河
 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縣大浦淀下引
 水經注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是故人
 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
 似水經元有滹沱水篇宋初尚存而其後散逸滹
 沱原委不可得詳惜哉歐陽玄補正水經序引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蓋涇洛滹沱等篇皆在此
 五卷之中今本仍為四十卷則後人析之以充其數耳漢志代郡之鹵城常山郡之蒲
 吾靈壽南行唐新市信都國之信都河間國之弓
 高樂成勃海郡之成平東光參戶東平舒文安皆

有滹沱河弓高樂成參戶又有滹沱別水而發源
 經過之地未悉今據元和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

滹沱水出代州繁峙縣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繁峙本漢後人縣屬鴈門郡漢末荒廢晉改置繁峙縣周省隋復置後音瓌滹沱一名派水許氏說文派水出後人縣戍夫山郭景純以為鹵城縣武夫山括地志以為孤阜山寰宇記以為平山蓋皆泰戲之別名也西南流逕唐林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一百十里本漢廣武縣隋為五

臺亭二縣地今州西有廣武廢縣蓋即唐林縣界也又西南逕崞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五十里水去縣二百

步又西南逕秀容縣東縣為忻州治水去縣三十二里東轉逕定襄縣

北縣西至忻州四十五里今治即陽曲故城水去縣五里又東逕五臺縣西南縣西北至代州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三十五里又東逕盂縣北縣西南至太原府二百二十里水西自五臺縣界流入南去縣百里又東

南逕靈壽縣西南衛水注之縣東至恒州五十里水去縣二十里縣志云衛水在縣東十里又東南逕真定縣北縣為恒州治水

去縣縣西至恒州三十里水去縣四十九里又東南逕九門縣西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

又東南逕藁城縣東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水去縣二十九里又東逕鼓城縣

北縣西至恒州九十五里水去縣十三里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分藁城地置昔陽縣十八年改曰鼓城又東逕深澤

縣南縣西北至定州九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即水合渡光武處俗謂之危渡口又東逕無極縣北

縣北至定州八十里又東北逕鹿城縣西北縣東至深州二十五里水去縣四十二里

與博野縣分水寰宇記滹沱河在博野縣東南三十五里又東逕安平縣南縣東南至深州五十三里水去

縣二十三里水今名疆河又東北逕饒陽縣北縣西至深州三十里水去

縣四十五里縣治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泃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皇始三年車

駕幸魯口自此以下當入瀛莫二州境而元和志亦

闕案寰宇記瀛州河間縣西二十里高陽縣東北

十四里莫州鄭縣南二里霸州大城縣北一百三

十里文安縣西北三十里皆有滹沱水此即漢志

所云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以今輿地言之繁時

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孟縣並屬山西太原府靈壽真定

藁城深澤無極並屬直隸真定府東鹿博野並屬保定府安平饒陽

並屬真定府高陽屬保定府任丘屬河間府大城文安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

中皆古滹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塘樂既

興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堙廢遂以樂成今獻縣之滹

沱別水為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明天啓

後漸徙而南至本朝順治二年自東鹿南決入

冀州與漳水渾濤而安平饒陽之地不復有滹沱

矣滹沱在河北羣川中溢決尤甚未有數年不變

者而從冀州合於漳水亦猶黃河之與淮合均為古今水道之極變也

東漢以後浮陽今滄州參戶今青縣東平舒今大城章武今靜海

天津今寶坻諸縣界中漳清合流之瀆即古徒駭

河西漢時大河猶行之者也故漢志云滹水東至

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

文安入海是恒衛皆於文安入河也今文安縣在霸州南少東六十里

據水經注易水逕容城縣南又東合滹水自下互

受通稱又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又東至泉州縣

南東入于海此即合漳御由潮河至獨流口入海

之道也御河即清河潮河即界河自塘樂興而文安大城諸水多

入白河即潞河其行潮河者唯漳御耳古時滹易滹沱

混而為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漢時猶然而程

泰之謂滹易中高不與河通何邪惟二水皆入河

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從河以入海不然

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不可得也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

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

雅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真

禹貢之大陸也詳見下文一在河內修武縣古寧邑秦置修武縣其故城在今獲

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杜

預云大陸疑即吳澤陂近甯是也一在太原鄆縣

今為介休縣地 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酈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既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如謂大陸即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道元以鄔澤當之蓋晉為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為趙地故分為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字之誤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

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

不一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有大陸

澤 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今在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縣志云大陸澤在縣東北三十里杜家莊 深州

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 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

陸澤縣為深州治今在真定府東二百里 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

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

十里葭蘆菱蓮魚蟹之類充物其中澤畔又有鹹

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 鉅鹿本漢南繚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漢路溫舒

鉅鹿東里人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即此澤也 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

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

南十里 鹿城本漢鄆縣今為東鹿縣在保定府祁州南一百三十五里 又陸澤縣南三里即

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為大陸自杜李始愚竊謂唐鉅鹿縣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即班固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鉅鹿縣廣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為古鉅鹿求此澤而不得遂言今盡為丘隴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鉅鹿縣遷縣于高地又以隆平下溼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

通典昭慶陸澤縣有澤而鉅鹿鹿城無之可見四澤實止二澤

唐人亦似知漳水即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泆瀆為北過降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為至于大陸意謂

如此則大陸在過降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枯泆乃漢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為禹迹此亦是河別為降不可謂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焉傅同叔云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縣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瀛滄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為九河誠如傳言則許商所謂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者將何所容其地邪

大陸禹更有濬畎澮之功非因恒衛既從而遂得耕作也觀復言既可見蓋大陸地形洿下東有大河北有恒衛先是九河未通恒衛未從合而為瀾

漫之勢平田皆成巨浸至是二水從河以入海禹
乃濬其畎澮達於支川其澤亦為之陂障以資蓄
洩而耕作之事以興故復言既明其非一役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釋文島當老反夾音協碣其列反涓按
島史記漢書並作烏鄭康成王肅並稱

鳥夷疏云孔讀鳥為鳥則唐初亦作
鳥字今本作鳥蓋開元中所改也

傳曰海曲謂之島碣石海畔山正義曰島是海中之
山夷居其上為島夷王肅云東北夷國也地理志碣
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蘇氏
曰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
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林氏曰島夷皮服
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禹貢於九州

之未皆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
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
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
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
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所由以達帝
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為主蓋達
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
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
也蔡氏沉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西
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金氏曰皮
服即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

郭璞云虎豹之
屬皮有縠綵

都昌陳

漱六軒

氏大猷曰此夷狄獻方物以自效與冀州不言貢不相妨礙鄭氏曉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也渭按通典三韓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蓋即此所謂島夷驪成後漢省說文碣特立之石東海有碣石山據文穎酈道元所說當在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今其地無山以應之辯見導山河謂逆河凡九州之末皆言貢道然亦所以紀治水之成功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破碣石納河流之事隱然可見矣

九州之末各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傳以為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必循各州紆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如此則不當敘於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河之道非有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前人處謂今必不古若者曲士之見也

鄭康成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史記正義以靺鞨為鳥夷引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人多勇力

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渭按此即周初所貢之楛矢石弩也然史記言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北有肅慎東有鳥夷則自是二種鳥夷非即肅慎且洪水初平肅慎亦未遽通也今本作鳥夷薛士龍云海上諸夷濊貊肅慎之屬按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斯謂之島鳥夷唯倭韓可以當之濊貊肅慎等國止東面臨大海餘皆通陸不得為島夷

漢書朝鮮傳真番音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辰國即三韓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東夷韓國人率眾詣樂浪音洛內附東夷傳韓有

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晉梁二書作弁韓

馬韓

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北史新羅者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不得自立王辰韓之始

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唐書東夷傳
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百濟扶
餘別種也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則新羅
新羅弁韓苗裔也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
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今按新羅百濟本三韓
七十八國中之二至唐時則有新羅百濟而無三
韓之目遼史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為扶餘
弁韓為新羅馬韓為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
三國之遺人於遼東界中僑置三韓縣今以遼東
為三韓非也古韓國在朝鮮東南大海中依山島
而居水環其四面故曰島夷

元和志大人在登州黃縣北
二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

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蓋河自東漢已後徙從千乘
入海故唐時島夷貢船循渤海南岸入河禹河由碣石入海故西指碣石
夾右而
入河也

傳云島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少穎曰茹毛飲
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不必水害既平而後得服
其皮也乃改為今說王氏炎云北方地寒故服皮
南方地暖故服卉東陽陳氏曰非也此自言各有
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乎南方蕉葛豈冬
亦服之乎如吉貝木棉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
也陳說良是

王伯厚云在高麗界者為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為
右碣石蓋以經文右字屬下讀愚謂經有二荆山

不加南北字以別之有二蒙山不加東西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目之曰右果爾則導山之文無右字當為左碣石矣金吉甫取之殊不可曉馬明衡云行海者有山可見則望山為準無山可見則望星為準意碣石是自海達河所望以為準者固無妨於遠豈必逼近肱腋之下然後謂之右轉屈之間邪徐常吉云海水漫天入河之道難認碣石高峙其右由海望之如在右掖也此皆以碣石為離岸數十里之大山故有是說其實此山不過一海濱之巨石負海當逆河之衝故大禹鑿之以納河自東北泛海而來者帆拂其顛舟檣其足

真如在肱腋之間非但遙望之以為準也

程泰之云冀北為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渭按大遼水出塞外東南流至安市縣西南入海西去碣石五百餘里此誠不與河通濡水一音人朱切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燕盟于濡上即此水一音乃官切讀若難從塞外來東南流至繁縣碣石山入海即今此正值逆河之尾亦不可謂不與河通也至若滹易二水合流至文安入河它日幽并貢道正須由此而以為不與河通北來

者必由海入大謬且告成之時冀北尚未制貢此
經專為島夷而設與五郡之地全無交涉也

禹貢錐指卷第二

禹貢錐指卷第三

德清胡渭學

濟河惟兗州

釋文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渭按濟漢書皆作洧顏氏曰洧本濟水之字從水東聲東音姊林氏曰濟古文作洧說文云此兗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云出常山房孺縣贊皇山濟洧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為正吳氏曰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洧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濟為二水非也兗史記作沈

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

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鄭氏樵曰禹貢之書所以

為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

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

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兗州也以荆山

衡山之間為荊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濟河者萬

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兗之

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為不沒矣渭按濟
自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
豫徐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
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
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據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
跨之距至也學者師承其說千有餘年於此矣今
按據字義說文云杖持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
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義說文云踞也玉篇廣韻
竝云越也二字之義絕不相謀而疏乃以跨釋據
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班孟堅

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殽之阻此但言秦地東有
殽函非謂殽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
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蓋東起朝邑西盡鳳
翔縣聯數百里皆在渭北故曰據渭非謂跨渭而
南也涇水自北絕原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
矣故曰踞涇跨本訓踞踞即跨也據踞音同字異
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混用如據鞍或
作踞虎踞
或作據
之類而疏遂以跨釋據昔人嫌宋儒訓詁多出已
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異
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河若濟若淮若岱若荆
皆謂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為界彼此所共不得

專屬一州徐揚共是淮何以一言及一言據荆豫
共是荆山何以一言據一言至雍豫兗與冀共是
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言據又如衡陽華陽
同得山南之地何以一言及一言據雍梁之西竝
以黑水為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青徐之岱猶荆
豫之荆何以荆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
恐傳者涉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
別也自疏以據為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其說
兗州曰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
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蓋本之漢志漢志
濟陰郡治定陶縣唐為濟陰縣今曹縣定陶縣是山陽所領縣有成武

唐亦為成武縣即今城武

單父

唐亦為單父縣今單縣是

東緡

唐為金鄉縣即今金鄉

方輿

音房預唐為方輿縣

今魚臺縣是

皆在濟水之南二郡志竝屬兗州故以為兗
州之境跨濟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
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兗州為禹之兗州乎青
之東北據海以為跨海而有遼東猶可通也荆之
北據荆山則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夫衡言陽
則知荆州南跨衡山華言陽則知梁州不得華山
荆山二州無異辭何以知荆北跨荆山而豫獨不
得荆山乎至若雍之東據河則侵入冀域理尤不
可通故改從王肅西據東距之說然黑水絕遠而
雍復跨之亦無是理也揚之跨淮而北不識更以

何地為徐界梁之跨華陽而東不識更以何地為
豫界疏亦不能有說以處此矣竊謂跨之一字大
有害於經義鄭漁仲謂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
地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此最善言禹貢者蓋禹
別九州不論廣狹長短唯因高山大川以表界非
若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亦不必截然方整如
碁局兗之南界及濟水而止何用割水之南以附
兗荆之北界及荆山而止何用割山之北以附荆
如疏所言事涉晚近不可以說經故曰跨之一字
大有害於經義也蔡氏於據海據淮據荆山據華
山之南皆改據曰至曰距而兗之據濟如故雍之

距黑水而據河則從疏倒置其字蓋亦以據為跨
而理有可通者則因之必不可通者則改之其於
夾漈之言終未闕其奧妙也
爾雅濟河間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
曰兗州而賈疏以為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
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
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
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越濟而東得岱矣
岱南為徐北為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
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
之兗州則悖矣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鬲觀有窮

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遷于楚丘成公

又遷于帝丘邲胙燕南燕姑姓凡四國戰國時為衛魏宋齊趙五

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

谷二郡東境是漢復置兗州領郡國八後漢魏晉竝因之唐為

河南道之靈昌滑州濮陽濮濟陽濟東平鄆等郡河

北道之清河貝州魏郡魏博平博平原德樂安棣景

城滄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往屬者東平之

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此為東原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竝在

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魯郡之任城龔丘任城今為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龔丘今為

寧陽縣竝在古濟水東改屬徐濟陰之南華在荷澤西今為東明縣靈昌之匡

城在南華西今為長垣縣改屬豫濟陽之長清今屬濟南府及東阿之東

境今東阿縣是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境改屬徐也平

側岱跨南北故分屬青徐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及鄴郡之內

黃堯城臨河內黃堯城二縣故城並在今內黃縣界臨河故城在今滑縣北汲郡之黎陽東

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乘氏在荷澤東今為曹州以今輿地言

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河徙出縣南而縣始為河北地直

隸大名府唯濬縣之西境當屬冀長垣東明二縣當屬豫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

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東南屬兗西北屬冀山東則東昌府其兗州府則

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當

漢時濟水故道為界西北屬兗東南屬豫徐青皆古兗州域也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

知之按導水濟入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
至于荷澤在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
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澤之間為兗豫之界也
濟水至曹州西分為二一水東南流為荷水一水
東北流入鉅野澤為濟瀆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取
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洸以南東傳于濟酈道
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
北過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為陽
穀荏平東與青分界轉東為濟南府之齊河濟陽
齊東青城又東為青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
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屬千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

清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其北為兗南為青也
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
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
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真定河
間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
即漢時漳水之所行也詳見冀州
九河濟漯入海竝在兗東徒駭最北八枝次之漯
在鬲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
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
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
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分界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鈎盤鬲津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

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夏氏曰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爲之說渭按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間國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恒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爲良

田也

漢時言九河以爲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寘
與填同滅馮遂云九河今旣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
地已爲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
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九河豈真湮滅無遺迹邪
而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凡後人所鑿以通水
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爲禹之九河杜氏通
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鈎盤在景城郡界
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絜三河未詳處
所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
云簡絜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明一

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犁
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臚列如
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名
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
是也于欽齊乘以爲許商孔穎達之言簡而近實
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
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
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
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
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
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

禹貢金柝卷第三
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
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
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
茲非所謂鈎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
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
是為鬲津無疑也于氏之論可謂博而篤矣然而
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道亦不必
取足於九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
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為可略于
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
此真通人之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

曾彥和云九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
絜為二非也林少穎以為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
播為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為經流八為支派
哉二說皆誤漢書敘傳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其
一存者即是徒駭孔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
為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為然故孟子集注簡
絜絜訛為潔仍為二河而蔡傳獨從曾氏何邪

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
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
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
引河且不可况分為九乎然則禹之導為九河也

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為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為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為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况九河歟

蘇轍謂無兩河並行之理蓋當時有為而發非古今之通論

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

自廣

尚書中候略同

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據此文言塞

其東流八枝并使歸徒駭也蔡傳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為閻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河惟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為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為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是年河徙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渭按百詩之言甚當八流雖非桓所塞而參以周譜則壅自

桓時亦非妄緯書不盡無稽也

九河之地為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
酈道元亦謂九河苞淪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
按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說第
五卷河水注云自鬲盤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
並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
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此與許商鄭康成所言
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舉遂使酈亭負此長
冤吁可怪也

雷夏既澤澠沮會同

釋文澠徐音邕王于用反沮七
餘反渭按澠史記漢書並作雍

傳曰雷夏澤名澠沮二水會同此澤正義曰洪水之

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
澤也於澤之下言澠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
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黃氏曰澤
資二水灌輸蔡氏曰澤者水之鍾也渭按今山東兗
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
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堯作游
成陽舜漁於雷澤即此澠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
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
縣元和志雷澤縣西北
至濮州九十里按北齊廢成陽隋復以其地置雷澤縣
唐宋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
澠沮二水在澤
西北平地元和志曰澠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
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澠沮

二水會同此澤與孔傳符矣韓汝節云雷夏既澤志
濟之治非也禹治濟之功徐為多觀大野東原之文
可知其於兗也自九河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
濟而又濬灘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其
事畢矣

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
既澤為證蓋以雷為雷澤雍為灘水也通典不從
鄭說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灘水在高密郡莒縣
今按維漢志一作維故杜氏以職方之維為禹貢
之灘然周時徐并於青兗不得越青而東有維濟
陽之盧水古不著名他書亦少見竊謂周禮多古

字雷似盧雖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為
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
也

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北又東

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
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
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
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
北即廩丘縣今范縣東南有廩丘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
過廩丘為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
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矣近志言

雷澤處所不甚分明故詳錄之

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此正太史公所不敢言者酈善長注水經尚無取於此而蔡氏引之以釋禹貢何其不知所擇也明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見孫氏九州山水考此亦奇不知出何典記抑或身歷其地而得之今復然否

孫氏曰既澤者尚未為澤今始為澤也既豬者向已為澤今復舊也朱子語錄言有一本孫曾書解孫是孫徵曾是曾彥和也竊謂雷夏本非澤而禹洿之使為澤豈行其所無事與當從舊說蓋兗地卑下受患最深橫流之時雷夏不見其

為澤也水退則復為澤故曰既澤他州雖有水患而澤形如故但其水時旁溢為害禹立陂以障之耳故曰既豬然下文云九澤既陂則雷夏亦有陂可知水經注所言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蓋禹迹也

蔡傳灘沮二水名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灘許慎云河灘水在宋又云汭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汭水出陰溝東至蒙為狙獾水經汭水東至蒙縣為灘水又獲水出汭水於蒙縣北並無狙獾蓋灘獲二字之誤則灘水即汭水也灘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自河出為灘濟出為澆

求之於韻沮有澆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渭按汜沮皆出豫入徐於兗無涉水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雷夏既澤澼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澼許慎曰澼者河澼水也其意以瓠子為澼此則在兗域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為禹貢之澼亦非也沮雖有澆音今考水經注汜水西分濟瀆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為澆昔漢祖即帝位於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也汜音泛今曹縣定陶皆有汜水汜水又東合荷水而北注於濟瀆然則澆水即汜水出入皆在豫域安得讀沮曰澆以當之邪韓汝節謂汜睢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兗而

兗州自有澼沮其說是矣然以小清河為沮以章丘縣之漯水入小清河者為澼則又大非括地元和志明有澼沮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寰宇記同而諸儒皆莫之考妄引他水於經奚當焉

爾雅先儒以為周公作或以為子夏作皆無明徵大抵多後人所附益如水自河出為澼據汜水而言禹時未有鴻溝南河不與淮泗通也今曹州南二十五里有澼河自東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縣界志以為即禹貢之澼妄也此乃段凝決河之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陸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澼竊謂澼沮皆濟水所出而河

不與焉何則濟性勁疾故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涌出於滎播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唐書許敬宗傳云濟狀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夫曰散曰合則非獨陶丘一竇可知矣雷澤縣正在曹濮之間而澠沮出其西北其為濟水無疑它如管城之京水新鄭之溱水管縣之百脈水歷下之七十二泉皆側近滎濟從平地中涌出蓋亦此類不得泥爾雅之文謂澠出於河沮出於濟也

或疑澠沮不入雷澤余按裴駟史記集解引鄭康成說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百詩曰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殆無可疑惟雷澤之下

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濟也

王晦叔云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澠沮會同者而二源杳無蹤跡蓋五代以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也今州境有古黃河二道一在州北自開州流入又東北入范縣界此東漢時經流至唐宋皆行之一在州東六十里自曹州流入又北入范縣此五代以後決河所經也州東南九十里有成陽故城與曹州接界其西北為雷澤縣澤在縣之西北二源又在澤之西北去縣十四里河舊行州北距二源頗遠故得無恙迨梁末段凝決河水以限

晉兵而決口日大屢為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
天禧三年河決皆泛濫曹濮間二源適當其衝為
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復出矣然史
記集解正義元和寰宇等書幸而未亡談禹貢者
豈竟束之高閣而不視邪宋人惟易被知之而不
能力主其說惜哉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釋文蠶在
在南反

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正義曰宜桑
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
丘陵居平土矣釋丘云非人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
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

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
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
之蔡氏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
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
猶可驗也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間產絲最多其地宜
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本故也王氏樵曰蠶性惡
濕於下土非宜兗地宜桑於水退始宜故獨於兗志
之邵氏寶曰桑土蠶以物知土陽鳥居以物知水渭
按爾雅蠶桑繭郭璞云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秦湛
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筐織文徐
筐玄織縞荆筐玄纁璣組豫筐織縞青筐縵絲皆繭

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充然則九州蠶事充為最
予游濟河之間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充人可

為蠶師也

見淮海後集湛字處度觀之子也

降丘宅土傳謂就桑蠶茅氏

匯疏云此所謂得平土而居之不必言就桑蠶也

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詩

曰降觀于桑又曰說于桑田又曰期我乎桑中又

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此木屢見於歌詠則其多

可知樂記云桑間濮上桑間即桑中其地在濮水

之上也雷夏澨沮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

繼言之濮州舊志云充之桑濮為上入其境蔭蔽

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

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風稱抱布貿絲蓋自昔

而已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

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

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

與千戶侯等又曰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是青

徐之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燕代田

畜而事蠶是冀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

政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而豳風七月之二章三

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

桑之利北土為饒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

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之間獨擅其名賦斂亦因以加重遂有杼柚其空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充少山而丘頗多其見于經傳者曰楚丘今在滑縣東北

丘今開州本顛頊之虛故稱帝丘旄丘在開州西鐵丘在州西南瑕丘清丘並在州東南廩

丘在今范縣東南敦丘在今觀城縣南又頓丘在今濬縣西當屬冀故不數皆在濮水之濱桑

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說文

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充地最卑丘非山比

當汜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益信懷山襄陵

謂孟門之洪水而非泛言九州之災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憤反繇音遙

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膏脈起也左傳公祭之地地墳是也九州惟此與徐揚言草木者孔疏云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按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東陽陳氏曰充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草木渭按釋文馬云繇抽也視茂義為優吳幼清從之言充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徐揚不同也孟子言洪水汜濫草木暢茂而三州之草木必待

水土既平然後得遂其性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者乃山陵林麓高印之地蒙龍鬱塞之狀經所謂繇條者乃平土樹藝五穀之地必水退而後草木得遂其性欣欣有向榮之意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釋文載馬鄭本作年渭按史記漢書並作年

傳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林氏曰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勢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蔡氏曰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

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上文厥賦貞者為賦亦第九與州正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王氏充耘曰兗受惠最深水土既可耕作矣又必寬之十三年待其一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供輸比同於他州蓋因其受惠之深所以優恤之至渭按林蔡王三說大槩得之而有所未盡韓康伯注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禹制五畝之稅視

歲之豐凶以為多寡而充獨有異受患最深墾辟不
易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為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
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
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為多寡也九州之賦唯缺下下
充賦至少固當第九而經不言下下何也充賦法異
於他州言貞則其義見言下下則其義不見故不曰
厥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

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本卦為貞之卦為悔貞皆其不動
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蘇氏謂賦隨田高下者
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

夫九州之賦相校為等差豈有雍賦既第六而充
復第六之理蔡傳云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
賦為正也

說本
曾氏

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乎袁良貴

曰什一者堯舜中正之法重則桀輕則貉謂賦以
薄為正殊非大道朱氏云貞者隨所卜而定之之
名也蓋充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
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
始年年齊矣按袁之砭蔡誠是而以貞為卜義亦
未當金吉甫云貞字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於
上字下添二充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
為貞此說尤非經果曰厥賦下下則下文義不可

通矣

禹貢言作者四冀大陸既作青萊夷作牧荆雲夢土作乂及此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彼三州皆以作為耕作則此州何獨以作為治水邪總由漢儒錯解此經以十有三載為洪水初平之年後人遂踵其謬耳今按禹之治充疏九河滄濟潔澤雷夏會灘沮而其功已畢民皆降丘宅土矣豈必遲之又久而後平乃始有賦法也哉以初年所入之數為準一紀之中槩從其薄貞一而不變此即是充之賦法而與他州不同至十有三載地力加厚人功益脩乃同於他州耳後世募民開墾之法數年

後起科漸加與熟田等亦即此意春秋傳曰美惡周必復周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有三載其惡復為美之時乎

厥貢漆絲

釋文漆音七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林氏曰八州之貢揚荆最多充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呂氏曰九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渭按衛文公遷于楚丘其詩曰樹之榛栗椅桐

梓漆是亦充土宜漆之一證也

厥篚織文

渭按篚漢書皆作
裴頌氏云與篚同

傳曰盛之篚篚而貢焉正義曰織文織而有文者也
鄭玄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
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
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其無厥篚者州無入篚之物故
不貢也曾氏曰謂之織文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
與矣林氏曰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
玄黃為證是也夏氏曰參考餘州徐篚玄織縞揚篚
織貝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織纊皆可充衣服之物若
夫青之縠絲雖不充衣服然爾雅注謂縠絲出東萊

以織縵堅韌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篚之梁雍有貢
無篚以其不宜也蔡氏曰篚竹器篚屬也吳氏曰織
文綾羅之屬渭按篚供幣帛之類入於女功其即周
官之幣貢服貢與

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充
州綾錦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
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
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襄邑在豫域不
當引充篚為證疏承其繆

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
色織之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故以為綾羅之屬而不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
其義較長今從之

浮于濟漂達于河

釋文漂天荅反
篇韻作他合反

傳曰濟漂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
漂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
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謂不須舍
舟而陸行也蔡氏曰舟行水曰浮漂者河之支流也
兗之貢浮濟浮漂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
達河則達帝都矣渭按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
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皆漢縣
河謂南河之尾漂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瀾

濟漂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漂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
曰浮于濟漂則二水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
此也

傳云順流曰浮張子韶取之以釋荊州之貢道而
傳同叔為之辯曰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
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順流也而濟漂受河而東
流兗貢浮濟漂以達于河果為順流乎况荊貢所
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
洛則是泝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
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為順流乎
今按傳說良是浮者舟行水上之謂沿泝同辭貢

道言浮者七傳所舉五州之外唯青貢浮于汶達于濟亦為順流而梁貢浮于潛逾于沔有沿有泝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為之解其謬顯然無垢猶有取焉何也

濟漂之漂說文本作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濕聲桑欽云出于乘高唐他合切燥濕

之濕說文本作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羃省聲失入切隸改日為

田又省一系遂作漂而濕轉為溼濕溼二字混而無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漂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為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漂沃當從之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漂水東北至千乘

入海東武陽即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曰漂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千乘縣為千乘郡治後漢始改郡為樂安

國疏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漂水所

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

入海而漂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

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

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又東北逕

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廟在晉頓丘郡界今清豐縣之西境是

又東北為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津在涼城廢縣東北六十里河水

又東逕鐵丘南元和志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里衛南本漢濮陽縣地也丘今在開州之西南又東北

逕濮陽縣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東北逕衛國縣南縣故畔觀也其

故城在今觀城縣西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得其地又東逕鄆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鄆縣故城

唐濮州治也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

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皆古漯水

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

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為河所

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

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屬魏郡由東武

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

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

決於此莽為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

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

之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

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詳見導河歷代徙流下水經注

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漯水出焉河自此與漯別東北逕東阿荏平等

縣至千乘入海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

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於堂池水而隍塹於

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岡城西

陽平故城今為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通典莘縣漢陽平縣地有武陽城無此水矣元和志武河在朝城縣東十步蓋即漯水也新志云故流今堙惟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許有大陂廣十餘里其勢突城而東與陽穀縣西大陂連夏秋積潦并成巨浸相傳為古漯河匯流處又

北絕莘道城之西北今莘縣西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

故城東本漢清縣後漢更名樂平其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又北逕聊城縣故城

西城在今聊城縣西十五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貝丘縣其西

南有貝丘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博

平縣故城南

城在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

右與黃溝合

溝承野城郭水東北出逕清河城南

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於高唐縣東注潔水

又東北逕援縣故城

西

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今在禹城縣西南漢志作瑗

又逕高唐縣故城東

左傳

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黎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援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今在禹城縣西四十里禹城本漢祝阿縣

桑欽

地理志曰潔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潔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

征食馬于潔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

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間去聲也俗以是水

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

源河乃潔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疎矣河既與

潔合復分為二潔由潔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潔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潔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

潔水又東北逕潔陰縣故城北

伏琛謂之

潔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潔陰縣今巨潔亭是也按臨邑縣西有潔陰故城元和志潔水北去臨邑縣七里

縣故城南

城在今濟陽縣西南著竹庶反

又東北逕崔氏城北

城在今章丘縣西北

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

城亦在章丘西北

伏生墓南

碑碣尚存

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

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齊東縣接界

東北逕東鄒城北

今青城縣界有東鄒故縣

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

應劭曰在臨濟縣西北五十里今在高苑縣西北

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

伏琛云千

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潔之別名也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

常坑

蓋亦在千乘縣界玉篇坑音而勇切地名今按下文里數則坑乃澱泊之類

坑東西八十里南

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

第五卷河水注云河水自千乘北城北又東分為二水枝

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又第八卷濟水注云濟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潔之所亂者

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潔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

漱六軒

禹貢金卷第三

之濬縣滑縣開州清豐並屬直隸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

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並屬山東東昌府禹城臨邑濟

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屬青州府諸州縣界

中皆古漯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

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

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

所在未詳其地也陳師凱曰程氏貢道圖云漯受

河於武陽此漢河而非禹河愚按其意非指漯為

漢河蓋言今自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

徙頓丘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漯水仍

以東武陽為是料河水未徙之前其自漯入河處

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也即無與漯殊異之文故

不別言漯所在耳此言足以正蔡氏之謬且水經

注所敘漯水原委極其明確蔡氏束諸高閣而不

觀乃以為其地不可得詳僅以河之支流一語了

之如此顛預亦何裨於禹貢邪

困學紀聞曰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

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導河形勢書云東為漯川

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

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

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渭按赤河在今東平

州西北及東阿縣北五代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為赤河及游金二河歐陽脩所稱游金赤三河是也古漯川不行東平界中以赤河為漯川殊謬武河者武水也水經注云即漯水亦不聞為漢決之凡垂書所言舊迹多不可信大抵如此

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其實河行漯川獨武陽以上則然而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應劭曰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漯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為盈涸非謂河行漯以入海也觀水經河漯各有其道酈善長云河于濟

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

見第八卷濟水注

然則漯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而故道猶存未嘗為河所占况東漢之世乎今大清河自歷城以東皆漯川故道五代晉後屢為黃河所行其濱州以下則又非漯矣漯入海處終未嘗為河所占也明一統志云漯河在章丘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為禹貢之漯渭按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於章丘縣北入小清河據元和志章丘縣有濟水即今小清河也水經注云濟水東逕管縣故城南城在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右納百脈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

有楊渚溝水出於陵故城西南而北逕土鼓城東
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流注于濟也於陵故城
在今長山縣西南楊渚溝水由章丘城東而北入
小清河寰宇記謂之獺河齊乘云在章丘縣東七
里出長白山之王村峪山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元和志引其
齊記曰於陵城西三里有長白山其
後小清之上流淤塞章丘鄒平長山界中故瀆為
獺河之所行俗遂以獺為潔齊乘云小清河自鄒
平又東逕長山新城今為漯河經流矣此即楊渚
溝一名獺河者字隨聲變與禹貢之漯全無交涉
也

或問河南之濟伏見斷續若以為貢道則必有舍

舟從陸之事法當如荆梁書逾而經無其文何也

曰滎澤渟而不流其水潛行地下至陶丘復出為

濟詳見
導沈中間相去約四百里皆須陸行聖人重勞民

貢道必不由此其所謂浮于濟漯達于河者蓋自

陶丘之東浮濟而北由漯以達河本無所逾故不

言逾也或又曰漢與洛潛與沔皆二水而異名故

言逾陶丘滎澤一濟也故不言逾曰苟有舍舟從

陸之事則必書逾何論一水二水乎唯本無所逾

故不言逾也

濟漯二水為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

青承充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

達于荷則由荷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荷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丘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逾也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但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爲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經旨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

是此適與周氏闇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泰山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沈濟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近逮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爲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荏

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

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水經注濟

或作沛又因沛而訛為沛今悉改從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

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為河所隔

故云河分濟又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

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荏平縣東通典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按今長

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西與荏平接界漢臨邑當在此間今臨邑本漢漯陰縣劉宋僑置臨邑非漢縣也四瀆津在

臨邑故城東北寰宇記四口故關在聊城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當為古濟漯通波

處此亦不敢定以為是然濟與漯通必在會汶之

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

故城為漯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

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兗之

北境可徑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

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荆之江

沱潛漢雍之龍門雖竝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

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沔渭為道所必由耳

水患莫大於河堯時河從大伾以東行平地數為

敗青徐之菑特甚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尚未為河

所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得先冀而後

兗此篤論也謂治河當自兗始而不信龍門呂梁

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九河既道青徐之河

患息其所當治者濟與淮而已雍之西河豫之南

河治冀時早已就緒及治豫雍則唯決諸川使由
洛渭入河而其功已畢河無事焉禹治水勢如
破竹青徐以下所謂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者也

禹貢錐指卷第三



